



冷劍殘花

上官云飞 著

版社

# 冷 剑 残 花

上官云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1年10月

# 冷 剑 残 花

上官云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1年10月

# 冷 剑 残 花

(三)

上官云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1年10月

# 冷 剑 残 花

(四)

上官云飞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1年10月 12

责任编辑：杨文彬

封面设计：龙 飞

## 冷 剑 残 花

上官云飞 著

\*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（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）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36.5 字数：767千字

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10000册

\*

ISBN 7—5378—0637—3

I·615 全书四册 定价：17.50元

一辆马车疾驰入云中山内。那赶车人仍嫌车慢，不停地挥动着长鞭，策马加速。

片刻后，马车驰入谷内，“落霞山庄”已遥遥在望，但那赶车的丝毫没放松挥鞭。马蹄疾鸣，瞬间进了山庄。

老仆宗辽听到声音，急忙赶出庄院，对那赶车的抱拳问道：“何方贵客来访？”

那赶车的大声答道：“南阳府司马小姐。”

老仆还没醒过神来，那马车已经闯进庄内。

这时，庄里出来几个人，站在门前台阶上，当先的一位身材魁梧，是山庄的主人苏天虹，长子苏熙随侍在侧，几名家仆跟随在后。

眨眼间，马车冲到阶前。只见车帘掀动，跃下了两名孝服女子，接着扶出一位双眼红肿，全身重孝的少女。

苏天虹凛然一惊，步下阶台，道：

“世妹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原来这位全身重孝的少女名叫司马琼，乃是武林名宿司马长青的独生爱女。司马长青与苏天虹的父亲是八拜之交，所以司马琼年纪虽轻，却与苏天虹同辈，两家系属世交，彼此早就见过。

司马琼一见苏天虹，顿时泪珠泉涌，俯身下拜，哭喊道：

“大哥……”

言犹未了，突然晕倒在地。

那两名孝服女子急忙上前，挽扶起晕厥中的司马琼。

苏天虹身形一转，举手一招，道：

“随我来！”

刚至内堂，廊下转出一名青衣美婢，道：

“启禀大爷，老太君有话，请司马小姐精舍待茶。”

这时，司马琼也已醒来，苏天虹领着众人，绕过回廊，通过一条长长的幽深小径，步入一座苍松环绕，静谧异常的精舍。

精舍乃是苏天虹之母的居处，这时，两位夫人都在门前迎候，司马琼一见，心头十分激动，眼望二位夫人，叫了一声“大嫂”，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。

二位夫人齐齐一惊，忙将司马琼扶入静室，文太君白发皤然，盘膝坐在一张檀木椅上，未及开口，司马琼已经拜仆下去，泪落似雨，嚎啕大哭。

文太君戚容满面，镇静地道：

“琼儿，你身着重孝，莫非……”

司马琼哭嚎道：

“伯母啊！爹爹……”突又晕厥过去。

大夫人秦氏睹状，扶起司马琼安置椅上，屈指轻弹，连点司马琼胸前三处大穴，司马琼呼出一口气悠悠醒来，那美婢奔到后房，取来一颗宁神顺气的药丸，秦氏夫人亲手喂与司马琼服下。

这时，众人心知司马家一定发生了奇惨变故，人人俱忐忑不安。

但听文太君道：

“琼儿，事情究竟发生在何人身上？你要哀节顺变，定



下心来，先将此中经过告知老身。”

司马琼饮泣道：

“爹爹和娘……两人都……都惨死了！”

文太君一惊，道：

“什么？”司马琼口齿启动，但却泣不成声，不禁捶胸顿足，又嚎啕大哭起来。

众人虽是早已感觉司马家必有不幸，这时听司马琼亲口说出噩耗，仍有不胜震惊之感，霎时间，人人垂首，静室之中，但闻一片唏嘘饮泣之声。

司马琼倏然挣扎下地，跪在文太君的面前，哭道：

“琼儿父母同遭惨死，万祈伯母念两家情谊，替侄女作主。”

文太君老泪纵横，沉声叹息道：

“仇，势在必报，老身定然为你作主，只是你悲恸过份，却非所宜。”

司马琼哭道：

“侄女痛不欲生……”

苏天虹双目之内，泪光转动，道：

“世妹节哀，先将经过情形详细述说一遍，咱们共议报仇的大计。”

司马琼想起父母的死状，心如刀割，泣声道：

“娘睡在内室，爹爹睡在外间，两人同时遇害，一夜之间啊！”

文太君暗暗忖道：这孩子悲伤过甚，已是语无伦次了，当下喟声一叹，道：

“那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

司马琼举袖拭面，哽咽道：

“四日之前。”

苏天虹戚然道：

“叔父母遗体之上，可有伤痕？”

司马琼恨声切齿道：

“伤痕同在咽喉之上，那……那伤处齿痕历历，好似被一种兽类咬伤。”

文太君白眉紧蹙，沉吟道：

“九命剑客何等身手，区区兽类焉能伤他的性命？”

司马琼听到文太君语气之内，颇有怀疑之意，放声哭道：

“爹娘的灵柩尚未落葬……”

突然记起一事，话声微顿，接道：

“哦！凶手有一样东西留下……”

文太君瞿然道：

“什么表纪？”

司马琼垂泪道：

“是一个小小的碧玉鼎。”

说着探手入怀，取出一个直径寸许，高约两寸，碧绿晶莹的袖珍玉鼎。

刹那间，文太君、苏天虹，以及苏天虹的两位夫人，不觉骤然色变，激动不已。

这片刻间，静室中沉寂如死，落针可闻，文太君等四人面面相觑，八道目光，不时朝司马琼手中的“玉鼎”瞥了一眼，神色中流露着忧虑、迷惘、焦急、骇异，似乎这一瞬间，四人的心情矛盾万分，复杂之极。

一片神秘而沉闷的气氛，笼罩在这静室之内，小辈们不明端倪，又不敢问，不禁惴惴难安，大为紧张起来。

突然间，司马琼放声哭道：

“什么道理啊！难道武林之中还有苏家畏惧的人吗？”

说罢之后，无助的悲哀顿袭心头，越发哀哀痛哭不已。

文太君柔声说道：

“孩子，老身曾经答应过你，为你的爹娘报仇雪恨……”

司马琼哭道：

“伯母告诉琼儿，这人是谁？这玉鼎代表什么人啊？”

文太君神色凝重，缓缓说道：

“江湖中事，波谲云诡险诈重重，只根据这小小一件信物，实不足认定凶手是谁。”

大夫人秦氏凛然道：

“她老人家一言既出，纵然毁家赴难，也要替司马叔父昭雪冤屈，报仇雪恨。”

二夫人白氏突然一顾夫婿，道：

“你能确定这‘玉鼎’是否膺品吗？”

苏天虹微微一怔，道：

“世妹，将那‘玉鼎’借给愚兄瞧瞧。”

司马琼忙将“玉鼎”递了过去。苏天虹接过仔细看了一眼，将那“玉鼎”放置几上，突然咬破右手中指，一股鲜血泉涌而下，注入了“玉鼎”之内。

那“玉鼎”直径不过寸许，容量有限，顷刻间，鲜血注满了鼎内，苏天虹目不转睛地凝视“玉鼎”。

在座之人，只有苏天虹深明这“玉鼎”的特异之处，文太君也不知其详，这时见他鲜血注入鼎内都不胜讶异，一个

个目凝神光，紧紧盯在那小小“玉鼎”之上。

良久，那“玉鼎”的外表仍然碧绿晶莹毫无异状，可是，苏天虹的脸色却越来越苍白，身子竟微微颤抖起来。

原来那“玉鼎”外面，逐渐显露出几行细细的红丝，苏天虹将那红丝的一面朝着自己，其余的人都未看出真象。

逐渐地那红丝愈来愈明显，终于变成四行殷赤刺目，每行五字的诗文。

那“玉鼎”小如玩物，鼎上的字体比米粒还小，但苏天虹内功深厚，目力异于常人，一眼之下已看清了那首诗文——

“情根是仇恨，宝剑慰芳魂；

一掬伤心泪，寄与薄幸人。”

苏天虹看着诗文，双目之内进出两行热泪，喃喃念道：

“一掬伤心泪，寄与薄幸人。”

突然一拳擂在几上，那“玉鼎”震得跳起空中，鼎中所盛的鲜血溅洒得苏天虹满身皆是。

众人哗然大惊，两位夫人齐齐走了过来，低声劝慰。

苏天虹将手一摆，止住两位夫人，目光转向母亲望去，神色之间，无限惶恐愧然。

文太君深深望了儿子一眼，摇一摇头，缓缓说道：

“你稍安勿躁，我自有道理。”

苏天虹黯然垂首，沉沉叹息一声。这时，那青衣美婢早已奔出室外，取来一件长袍侍候主人换下了血污的袍服。

这时静室中鸦雀无声，文太君闭目而坐，陷于沉思之中，其余的人也都是思潮起伏，只是各有所思谁也不便开口讲话。

突然间，司马琼芳心一沉，一种幻灭的感觉倏然袭向心

头。

以往，她将苏天虹母子二人看作神明一般。在她想像中，苏天虹母子是至高无上，无所不能的，因此当她父母遇害之后，未及下葬，就兼程赶来“落霞山庄”。她想，只要见到苏氏母子，为父母报仇之事定然迎刃而解。

可是，如今她犹豫了，她开始觉得，事情并非如她想像的那么简单，虽然一时还猜不透其中的道理，但她隐约感到，报仇之事一定甚为渺茫绝非一举便能成功。

忽然文太君双目一睁，缓缓说道：

“琼儿，我苏家与你司马家的交情，你知道详细吗？”

司马琼微微一愣，嗫嚅道：

“侄女知道爹爹与苏伯父是八拜之交。”

文太君沉声道：

“那是刎颈之交了。”她语声微微一顿，又道：

“三十余年前，正邪两派有‘北冲会’一声决战，结果正派侠士伤亡殆尽，你苏伯父也在那一战中不幸丧命。”

提起往事，苏家人追念祖先，人人泪下如珠，妇女们嚶嚶低泣起来。

文太君缓缓说道：

“当日，老身含悲忍痛，负伤突围，此后十年中，老身与你苏天虹大哥隐伏湖山，卧薪尝胆，母子二人苦练绝艺，十余年后复出再与群邪周旋，直到‘子午谷’一战，我白道人士才重见天日。”

司马琼凄然道：

“伯母与苏大哥的侠行义举，侄女早听爹爹说过，爹爹在世之时是极为敬佩的。”

文太君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敬佩二字，那也休提，老身只望你能明白，我苏家孝义传家，义之所在，杀身不顾，老身与你苏大哥，绝非贪生惜命之人。”

司马琼点头道：

“这一点侄女早就知道了。”

文太君肃然道：

“那就好了，老身问你，你是愿意我们替你报仇，还是愿意亲自为父母报仇雪恨？要事先拿定主张。”

司马琼泪承于睫，道：

“侄女……”

文太君接道：

“你听老身将话讲完。你若愿意我们代你报仇，一年之内，老身负责将凶手的首级交付与你；若是你想亲手为父母报仇，则你跟随老身三年。两年之内，老身将毕生所学，倾囊传授于你，然后你随苏大哥练剑一年；三年艺成，老身担保你的武功在那凶手之上，报仇之事不过举手之劳。”

司马琼不加考虑，道：

“杀父之仇，不共戴天，为子女者，谁不愿亲自去报，侄女情愿随侍伯母，学艺三年。”

文太君笑容微绽，道：

“好孩子，有志气！自今以后，你得抑止悲愤，专心习武，凡事要听老身吩咐。”

司马琼连连称是，盈盈拜倒，谢了收徒传艺之恩。

文太君道：

“你连日悲恸，神伤过甚，加以车马之劳，再不憩歇，

恐有大病临身。”她转面望着孙儿孙女，接着道：

“尔等一起退下，陪同琼姑娘安置居处去吧！”

司马琼闻言只得行礼退出，苏熙也领着弟妹退出精舍，陪同司马琼而去。

静室之中，只剩下文太君母子婆媳，与那青衣美婢。文太君沉默片刻，突然长长一声叹息，自语道：

“这万斤重担，只好落在老二肩上了。”

秦氏夫人大吃一惊，道：

“娘……”

文太君道：

“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，这是无可奈何之事。”

秦夫人愁容满面，目光一转望着夫婿，苏天虹也是满脸沉痛之色，怔怔望着二夫人白氏。

这时，二夫人白氏如遭雷击，呆呆坐在椅上，眼泪如断线珍珠顺腮而下。

文太君沉声喝道：

“传二公子。”

那青衣美婢低喏一声，转身走出室外。

二夫人白氏饮泣道：

“娘！龙儿顽劣成性，让他一人独闯江湖，那……那太危险了！”

文太君浩叹一声，道：

“天虹初入江湖时，年纪不过十六七岁，龙儿虽是顽劣成性，但他身兼数家之长，以他的年岁也该闯荡天下，有所作为了。”

白氏垂泣道：

“此事不能让媳妇去解决吗？”

文太君戚然道：

“唉！你能解决得了，我作婆婆的也能解决了。”

白氏眼泪汪汪地望着夫婿，露出哀哀求助之色。

苏天虹口齿启动，欲言又止，随即垂下头去，大有爱莫能助无所适从之神情。

忽见那青衣美婢匆匆走了进来，道：

“启禀老太君，二公子不在庄内，婢子已打发人赶出庄外，分头找寻去了。”

文太君眉头微蹙，道：

“姑娘们都在庄内吗？”

青衣美婢道：

“家里的姑娘全在。”

文太君想了一想，道：

“南山山坳有一家猎户，那家有个女儿，叫做……”

那青衣美婢接道：

“二公子已经不和那位姑娘玩了，不过，婢子也打发人前去了。”

秦氏大夫人问道：

“山外也有他熟识的姑娘么？”

那青衣美婢应道：

“有是有，不过二公子很少去找她们，都是那些姑娘来惹二公子。”

忽听蓬然一声巨响，苏天虹猛地一撑拍在茶几上，恨声道：

“这小畜生，气煞我也！”



众人突然吃了一惊，文太君冷冷望了儿子一眼，目光隐含责备之意。苏天虹大感汗颜，垂首告罪道：

“孩儿一时糊涂，娘别生气。”

文太君轻轻哼了一声，目光一转，朝秦氏道：

“我打算让龙儿立刻动身，你去将那副软甲取来。”

秦氏微微一怔，随即起立道：

“儿媳遵命。”转身出门而去。

二夫人白氏道：

“娘！媳妇去替龙儿打点行装，稍时回来待候。”

文太君道：

“快去快来，闯荡江湖并非出门作客，一柄锋利的宝剑也就够了。”

白氏颌首称是，转身出房而去。

苏天虹沉思半晌，忽向母亲道：

“娘！龙儿风流成性，冥顽不灵……”他突然发现母亲神色不爽，连忙住口。

“世事如棋，每出常人意表，想你一生行止端谨，事到临头，也有身不由己之时，龙儿的造化，谁又事先予料。”

苏天虹叹道：

“孩儿始终觉得，那孽障聪明有余，端凝不足，非是大器之材，眼前这万斤重担，他肩负不起。”

文太君脸上，闪过一丝忧戚之色，沉声道：

“肩负不起也得肩负！”

苏天虹微微一怔：

“孩儿觉得，比事不如让孩儿亲自解……”

“解”字未曾出口，文太君脸色倏寒，冷冰冰地哼了一